

蘭陵笑笑生 著

卜鍵點評

作家出版社

雙
新
謝
重
校
評
批

金瓶梅

第肆冊

本書插圖選自《清宮珍寶齋美圖》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1381364

蘭陵笑笑生 著

卜 鍵 點 評

作家出版社

雙
新
樹
重
校
評
批

金
瓶
梅



肆

本書插圖選自《清宮珍寶圖美圖》

李瓶兒帶病宴重陽



八句全是淒涼，寫李瓶兒失子後景況。

夜半絮話，卻是這樣一件事體。

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

去年九日愁何限，重上心來益斷腸。
秋色夕陽俱淡薄，淚痕離思共淒涼。
征鴻有隊全無信，黃菊無情卻有香。
自覺近來消瘦了，頻將鸞鏡照容光。

話說一日，韓道國晚夕舖中散了，回家睡到半夜，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：『你被他照顧，此遭掙了恁些錢，就不擺席酒兒，請他來坐坐兒？休說他又丟了孩兒，只當與他釋悶，也請他坐半日，他能吃多少？彼此好看些。就是後生小郎看着，到明日就到南邊去，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，〔張評〕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闌。比別人不同。』韓道國道：『我心裡也是這等說。明日是初五日，月忌不好。到初六日，叫了厨子安排酒席，叫兩個唱的，具個東帖，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。我晚夕便往舖子裡睡去。』〔綉丙本評〕下此一語，

連細節都要說到，王六兒既是有心，又是無心。

別不說出緣故，兩下心照。道國故號解人。

王六兒道：『平白又叫什麼唱的？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，不方便。隔壁樂三嫂^{〔二〕}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，年紀小小兒的，打扮又風流，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，倒請將他來唱。等晚夕酒闌上來，老爹若進這屋裡來，打發他過去就是了。』韓道國道：『你說的是。』

〔張評〕四字乃忘八一生聲口。一宿晚景題過。

到次日，這韓道國走到舖子裡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。走到對門宅內，親見西門慶，聲喏畢，說道：『老爹明日沒事，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，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，散悶坐一日。』因把請柬遞上去。西門慶看了說道：『你如何又費此心？我明日倒没事，衙門中回家就去。』

那韓道國作辭出門，來到舖子做買賣，拿銀子叫後生胡秀拿籃子往街買雞、蹄、鵝鴨、鮮魚、嘎飯、菜蔬。一面叫厨子在家整理割切，使小廝早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。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，客座內打掃收拾桌椅乾淨，單等西門慶來到。

等到午後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，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，玳安、王經跟隨，到門首下轎——頭戴忠靖冠，身穿青水緯羅直身，粉頭皂靴。韓道國迎接^{〔二〕}入內，見畢禮數，說道：『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。』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，西門慶

答應得坦然。

本書中凡所唱之曲，所穿戴之服飾，看似隨筆揮灑，往往有寓意，不可輕易放過。

「綉像本評」照顧着哪一件？不說之說，妙。西門慶何以措辭？

推出申二姐，是本次聚會的一個新節目，王六兒既搞直銷，又兼中介也。

坐下。不一時，王六兒打扮出來，——頭上銀絲鬚髻，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，周圍插碎金草蟲啄針兒；白杭絹對衿兒，玉色水緯羅比甲兒，鵝黃挑線裙子；腳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，羊皮金緝的雲頭兒；耳邊金丁香兒。打扮的十分精緻。與西門慶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，回後邊看茶去了。

須臾，王經紅漆描金托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豆木樨泡茶，韓道國先取一盞，舉的高，奉與西門慶；然後自取一盞，旁邊相陪。吃畢，王經接了茶盞下去。韓道國便開言說道：『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，一向在外，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，王經又蒙擡舉，叫在宅中答應，感恩不淺！今日與媳婦兒商議，無甚孝順，治了一杯水酒兒，請老爹過來坐坐。前日因哥兒沒了，雖然小人在那裡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，不曾往宅裡弔問的。恐怕老爹惱，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，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。』西門慶道：『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。』

說着，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，因問道國道：『你和老爹說了不曾？』道國道：『我還不曾說哩。』西門慶問道：『是什麼？』王六兒道：『他今日心裡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，恐怕老爹計較，又不敢請。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，姓申，名喚申二姐，諸般大小時樣曲兒，連數落都會唱。我前日在宅裡，見那一位郁大姐，唱的也中中的，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。教我今日請了他來，唱與爹聽。未知

你老人家心下何如？若好，到明日叫了宅裡去，唱與他娘每聽。他也常在各人家走。若叫他，預先兩日定下他，他並不敢悞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既是有女兒，亦發好了，你請出來我看。」

數句點染出一個尚未出道的賣唱女子形象，天然俏麗與出身寒素，再加上一股子爭強好勝之氣，均可見出。

不一時，韓道國教玳安上來：『替老爹寬去衣服。』一面安放桌席，胡秀拿菓菜案酒上來，無非是臘鴨、蝦米、海味、燒鰯鮓之類。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，盪熱了，在旁執壺，道國把盞，與西門慶安席坐下，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。西門慶睜眼觀看他：高髻雲鬟，插着幾枝稀稀花翠，淡淡釵梳，□□□□□□；綠衫紅裙，顯一對金蓮趂趂；桃腮^{〔三〕}粉臉，描兩道^{〔四〕}細細春山；青石墜子耳邊垂，糯米銀牙噙口內。望上花枝招颭，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。西門慶便道：『請起。你今青春多少？』申二姐道：『小的二十一歲了。』又問：『你記得多少小唱？』申二姐道：『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。』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，與他坐。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，方纔坐下，先拿箏來，唱了一套〔秋香亭〕，〔端正好〕首句爲「我恰纔秋香亭上正歡濃」，故名。然後吃了湯飯，添換上來，又唱了一套〔半萬賊兵〕。〔半萬賊兵〕爲第一支曲牌〔粉蝶兒〕首句，通常以之代稱。落後酒闌上來，西門慶吩咐：『把箏拿過去，取琵琶與他，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。』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擅唱^{〔五〕}，一面輕搖羅袖，欵跨鰲

所有的流行曲調都有一個特徵，多變體與創新，以其傳播途徑多、參與之人群衆也。即以「山坡羊」爲例，有「跌落山坡羊」（哭笑山坡羊）、（集名山坡羊）、（慢山坡羊）等，名目繁多。此處所謂「四不應山坡羊」，是以本曲爲主調，中間插入其它三支小曲。申二姐賣弄其藝能也。

綃，頓開喉音，把絃兒放得低低的，彈了個「四不應山坡羊」：

一向來，不曾和冤家面會，肺腑情難稍難寄。我的心誠想着你，你爲我懸心掛意。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，山盟海誓心中牢記。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，可惜不在那蒲東寺。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，玉貌生春，你花容無比。聽了聲嬌姿，好教人目斷東牆，把西樓倦倚。

意中人，兩下裡懸心掛意，意兒裡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。去了時強挨孤枕，枕兒寒衾兒剩瑤琴獨對。病體如柴，瘦損了腰肢。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，倒等的我寸心如醉。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，又被風弄竹聲，只道多情到矣，急忙忙出離了書幃。不想是花影輕搖，月明如水。

用《西廂記》第三本「張君瑞害相思」曲意，亦見精彩。

唱了兩個「山坡羊」，叫了斟酒。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，滿斟一盞，遞與西門慶，因說：『申二姐，你還有好「鎖南枝」，唱兩個兒與老爹聽。』那申二姐改了調兒，唱「鎖南枝」道：

初相會，可意人，年少青春不上二旬。黑鬚鬚兩朵烏雲，紅馥馥一點朱唇，臉賽天桃，指如〔六〕嫩笋。若生在畫閣蘭堂，端的也有個夫人分。可惜在章臺，出落做下品。但能勾改嫁從良，勝強似棄舊迎新。初相會，可意嬌，月貌花容風

若說前兩首（山坡羊）還是寫男子之思情，此處則直寫歡場中嫖客也。以青春麗質，對老嫖演唱嫖院之事，怎不讓西門慶浮想聯翩？

塵中最少。瘦腰肢一捻堪描，俏心腸百事難學，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。常則願席上樽前，淺斟低唱相偎抱。一覷一個真，一看一個飽。雖然是半霎歡娛，權且將悶減愁消。

西門慶聽了這兩個〔鎖南枝〕，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，心中甚喜。

又見他叫了個賞音，討賞之音王六兒在旁，滿滿的又斟上一盞，笑嘻嘻說道：『爹，你慢慢兒的消飲。』

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，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！到明日閑了，拿轎子接了，唱與他娘每聽。』又說：『宅中那位唱姐兒？』西門慶道：『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，這好些年代了。』王六兒道：『管情申二姐到宅裡，比他唱的高。爹到明日呼喚他，早些兒來對我說，我使孩子早拿轎子去接他，送到宅內去。』西門慶因說：『申二姐，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，去不去？』申二姐道：『老爹說那裡話，但呼喚小的，怎敢違阻！』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伶俐^{〔七〕}，心中大喜。

不一時，交杯換盞之間，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，教他唱了幾套，悄悄向韓國說：『教小廝招弟兒，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。』臨去拜辭西門慶，西門慶^{〔八〕}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^{〔九〕}，賞賜與他買絃。那申二姐連忙花枝招颯，向西門慶磕頭謝了。西門慶約下：『我初八日，使人請你去。』那王六兒道：『爹只教王經

亦伏細細一脈。

「綉內本評」一個「悄悄說向」，一個「說知」，都不說出，心事瞭然。

來對我說，等這裡教小廝送他去。」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，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。

那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，與老婆說知，就往舖子裡睡去了。

不知如何與西門慶作別？

只落下老

婆在席上，陪西門慶擲骰飲酒。吃了一回，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。西門慶推起身，往後邊更衣，就走入婦人房裡，兩個頂門頑耍。王經便把燈燭拿出來，在前半間內，和玳安、琴童兒三個做一處飲酒。

這小夥兒之食杯與好事，先伏一筆。

那後生胡秀，不知道多咱時分，在後邊厨下偷吃多幾碗酒，打發厨子去了，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養佛祖先堂兒內，地下鋪着一領蓆，就睡着了。睡了一覺起來，原來與那邊卧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，忽聽婦人房裡聲喚起來。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，只道西門慶去了，韓道國在房中宿歇，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，刺破透板縫中糊的紙，打一孔中^{〔七〕}往那邊張看。見那邊房中，亮騰騰點着燈燭，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，兩個正幹得好，伶伶俐俐，看見把老婆兩隻腿，卻是用腳帶弔在牀頂上；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，下身赤露，就在牀沿上，兩個一來一往，一動一靜，搗打的連聲響亮。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，淫聲艷語，通做成一塊。良久，只聽老婆說：「我的親達，你要燒淫婦，隨你心裡揀着那塊，只顧燒，淫婦不敢攔你。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，顧的那些兒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只怕你家裡的噴是

〔張評〕一路寫來，確是王六兒，作潘六兒不得。

〔綉像本評〕王六兒牢籠牽挽伎倆在金蓮之上。蓋金蓮地親故用強，六兒地遠故用柔，兩人心事異出而同揆也。

牆那邊聽不見麼？韓道國氣急敗壞，竟也顧不得了。

的。』老婆道：『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，他敢噴？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！』西門慶道：『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，到明日等賣下銀子，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，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莊，做個買手。家中已有甘夥計發賣，那裡只是缺少個買手，看着置貨。』老婆道：『等走過兩遭兒回來，卻教他去。省的閑着在家，做什麼？』他說道：『倒在外邊走慣了，一心只要外邊去。』他江湖從小兒走過，什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？你若下顧他，可知好哩！等他回來，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，我也不要他，一心撲在你身上，隨你把我^{〔十〕}安插在那裡就是了。我若說一句假，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！』西門慶道：『我兒，你快休賭誓。』這裡兩個一動一靜，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。

胡秀者，胡叟也，到處亂聞，熱衷於窺探也。由此處始，這小子亦『自成一傳』。

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，只說往舖子裡睡去了。走到段子舖裡問王顯、榮海，說他没來。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，叫開門，前後尋胡秀，那裡得來？只見王經陪玳安、琴童，三個在前邊吃酒。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，連忙倒在蓆上，又推睡了。不一時，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，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，〔張評〕鼻口一起打呼，假睡如畫。用腳踢醒，罵道：『賊野狗死囚，還不起來！我只說先往舖子裡睡去，你原來在這裡挺的好覺兒。還不起來跟我去？』那胡秀起來，推揉了揉眼，睜睜睜睜，跟道國往舖子裡去了。

只幾句便說到申二姐，
一則爲自家遮掩，二則
也的確有了些想法。

又何止是一點醋意！

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，方纔了事。燒了王六兒心口裡並毯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。老婆起來，穿了衣服，教丫鬟打發舀水，淨了手，重篩暖酒，再上佳餚，情話攀盤。又吃了幾鍾，方纔起身上馬。玳安、王經、琴童三個跟着。

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，走到李瓶兒房中。李瓶兒睡在牀上，見他吃的酣酣兒的進來，說道：『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？』西門慶悉把『韓道國家請我，見我丟了孩子，與我釋悶。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，年紀小小，好不會唱！又不說郁大姐。等到明日重陽，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，唱兩日你每聽，就與你解解悶。你緊心裡不好，休要只顧思想他了』。說着，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，和李瓶兒睡。李瓶兒道：『你没的說。我下邊不住的長流，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。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。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，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裡，還來^(十二)纏我起來。』西門慶道：『我的心肝，我心裡捨不的你，只要和你睡，如之奈何？』

並非全是假話。李瓶兒瞞^(十三)

了他一眼，笑了笑兒：『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！我到明日死了，你也捨不的我罷？』又道：『亦發等我好好兒，你再進來和我睡，也是不遲。』那西門慶坐了一回，說道：『罷罷，你不留我，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。』李瓶兒道：『着來！你去，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。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。你不去，卻忙惚兒來我這屋裡纏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你恁說，我又不去了。』那李瓶兒微笑道：『我哄你哩，你去麼。』於

有多少話要對西門慶說，又偏不說，是深知夫君，知說了也無用也。

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。這李瓶兒起來，坐在牀上，迎春伺候他吃藥。拿起那藥來，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滾下淚來，長吁了一口氣，方纔吃那盞藥。正是：心中無限傷心事，付與黃鸝叫幾聲。

妙語！對話之間，句句精彩。

王六兒形象一經潘六兒之口講出，更覺眉眼身姿處處生動。世上這類女人，從古到今都不曾斷絕。

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。單表西門慶到於潘金蓮房裡。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，上牀睡下，忽見西門慶推開門，進來便道：『我兒又早睡了？』金蓮道：『稀倖，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裡來！』因問：『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？』西門慶道：『韓夥計打南邊來，見我沒了孩子，一者與我釋悶，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，請我坐坐。』金蓮道：『他便在外邊，你在家卻照顧了他老婆了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夥計家，那裡有這道理？』婦人道：『夥計家，有這個道理？齊腰拴着根線兒，只怕會過界兒去了。你還搗鬼，哄俺每哩！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。你生日時，賊淫婦，他没在這裡？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，黃貓黑尾偷與他，卻教他戴了來這裡施展。大娘、孟三兒，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？乞我相問着他，那臉兒上紅了，他没告訴你？今日又摸到那裡去了。賊沒廉恥的貨，你家外頭還少哩！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，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，搽的那嘴唇鮮紅的，倒像^{〔十四〕}人家那血毯。什麼好老婆，一個大紫膛色^{〔十五〕}黑淫婦，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？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，卻一早一晚，教他好往回傳梢話兒^{〔十六〕}。』那西門慶堅執不認，笑道：『怪小奴

此處可與罵王六兒一節相對讀，有『大捧瓜長淫婦』，便有『軟叮當不語先生』。

才兒，單管只胡說，那裡有此勾當？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，他又沒出來。』婦人道：『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？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，又放羊，又拾柴，一徑把老婆丟與你，圖你家買賣做，要賺你的錢使。你這傻行貨子，只好〔十七〕四十里聽銃響罷了！』

見西門慶脫了衣裳，坐在牀沿上，婦人探出手來，把褲子扯開，摸見那話軟叮當的托子還帶在上面。說道：『可又來！你臘鴨子煮到鍋裡，身子兒爛了，嘴頭兒還硬。見放着不語先生，在這裡強道。和那淫婦怎麼弄聳，聳到這咱晚纔來家？弄的恁軟，如鼻涕濃瓜醬的。嘴頭兒還強哩！你賭幾個誓，我教春梅舀一瓶子涼水，你只吃了，我就算你好膽子。論起來：鹽也是這般鹹，醋〔十八〕也是這般酸，禿子包網巾，饒這一根子兒也罷了。若是信着你意兒，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。賊沒羞的貨！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，你早是個漢子，若是個老婆，就養遍街合遍巷，屬皮匠的——逢着的就上。』
潘氏偏不自問，縱自問，也覺不是屬皮匠的。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。

上的牀來，教春梅篩熱了燒酒，把金穿心盒兒內藥〔十九〕拈了一粒，放在口裡嚥下去〔二十〕，仰臥在枕上，令婦人：『我兒，你下去替你達品，品起來，是你造化。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智，便道：『好乾淨兒！你在那淫婦窟窿子裡鑽了來，教我替你咂！可不愛殺了我！』西門慶道：『怪小淫婦兒，單管胡說白道的，那裡有此勾當？』婦人道：『那裡有此勾當？你指着肉身子，賭個誓麼？』亂了一回，教西門

慶下去使水，西門慶不肯下去。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，將那話抹展了一回，方纔用朱唇裹沒，嗚咂半晌，登時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，暴怒起來。乃騎在婦人身上，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，兩手兜其股，蹲踞而擺之，肆行搗打，連聲響亮，燈光之下，窺翫其出入之勢。婦人倒伏在枕畔，舉股迎湊者久之。西門慶興猶不愜，將婦人仰卧朝上，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人去。執其雙足^(三)，又舉腰沒稜露腦、掀騰者將二三百度。婦人禁受不的，瞑目顫聲沒口子叫：『達達，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，不使上他也罷了。』西門慶口中呼叫道：『小淫婦兒，你怕我不怕？再敢無禮不敢？』婦人道：『我的達達，罷麼。你將就我些兒，我再不敢了！達達，慢慢提，看提撒了我的頭髮。』兩個顛鸞倒鳳，又狂了半夜，方纔體倦而寢。

話休饒舌，又早到重陽令節。西門慶對吳月娘說：『韓夥計家前日請我，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，生的人材又好，又會唱，琵琶、箏都會。我使小廝接他去。等接了他來，留他兩日，教他唱與你每聽。』於是吩咐厨下收拾酒菓肴饌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，安放大八仙桌席，放下簾來，合家宅眷在那裡飲酒，慶賞重陽佳節。

不一時，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，人到後邊，與月娘衆人磕了頭。月娘見他年小，生的好模樣兒，問他套數，倒會不多；若題諸般小曲兒——〔山坡羊〕、〔鎖南枝〕兼數落，倒記的有十來個。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，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。然後花

據此看來，西門慶也頗有民主作風，叫一個唱的來家，還要多方知會。

〔張評〕合家一總，行見凋零矣。

先有此一番面試，業務水平誠在第一位，思想品德當也在考問之中。

別人不說，偏這位潘六兒說。話兒裡透着近乎勁兒，也許早忘了臊了狗屎後的惡言戾語，可李瓶兒能忘了麼？

園擺設下酒席。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，在家看着栽了菊花，請了月娘、李嬌兒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、孫雪娥並大姐，都在席上坐的。春梅、玉簫、迎春、蘭香在旁斟酒伏侍。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。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，請了半日纔請了來，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，「張評」寫病，只如此寫。強打着精神，陪西門慶坐。衆人讓他酒兒，也不大好生吃。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，眉頭不展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把心放開，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。」玉樓道：「你說與他，教他唱什麼曲兒，他好唱。」那李瓶兒只顧不說。

正飲酒中間，忽見王經走來說道：「應二爹、常二叔來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請你應二爹、常二叔在小捲棚裡坐，我就來。」王經道：「常二叔教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。」西門慶向月娘道：「此是他成了房子，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。」月娘道：「少不的安排些什麼管待他，怎好空了他去。你陪他坐去，我這裡吩咐看菜兒。」西門慶臨出來，又叫申二姐：「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。」一直往前邊去了。金蓮道：「也沒見這李大姐，隨你心裡說個什麼曲兒，教申二姐唱個你聽，就是了。辜負他爹的心，此來爲你叫將他來，你又不言語的。」於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，半日纔說出來：「你唱個〔紫陌紅徑〕俺每聽罷。」那申二姐道：「這個不打緊，我有。」於